學福齋集

學福齋集

卷之十九　傳　書事

鄭孺人傳畧

吳宜人傳

黃淑人傳

屠孺人傳

方孺人傳

羅夫人傳

徐媛傳

先府君傳畧

先太孺人傳畧
亡妻李氏傳畧
弟季心傳畧
書王氏女事

學福齋集卷十九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鄭孺人傳略

孺人姓鄭氏寧國涇縣人父諱某從父某以戊子舉人令閩之永春家世儒素內教脩謹見稱于里中孺人年十八歸同縣朱君若水朱君吾友也余之獲交于朱君在歲之丁丑距孺人之沒七年矣朱君每爲余言孺人之賢輒嗚咽不止曰吾父賈豫章六歲而母亡十二歲父回江南展墓始爲吾聘于鄭又若干歲而歸娶未幾父亦休于家吾妻日夜紡績以共甘旨布衣惡食處之

晏然卽其父兄來視未嘗一言增家貧也又曰吾家萬
山中冬夜擁敗絮讀書空庭葉脫颯颯走有聲吾妻起
撥宿火溫壺茗飲我以我之噤痒語不續嘗爲泣下其
光景宛在目也又曰吾久困童子試去而客四方藉館
穀奉親歲或一歸或閒歲不歸凡起居順適奉養無方
緊吾妻是賴吾之所以得久于外者幸吾妻之有以分
其憂也非是則吾一日不能安于客矣又曰吾妻柔閑
靜專不茍言笑雖不識文字而曉大義憶當困甚時每
言若命何蹇而乃婿我吾妻對以貧乃士常君何足病
君顧不我知耶吾至今思其言猶泫然悲也烏嘑自二

南之風旣遠而閨門之內難言矣況寒士之妻乎若鄭孺人之事朱君其行中乎法度其言有足感人之心者宜朱君思之過時而悲也孺人生康熙丙申十二月十一日沒乾隆辛未二月十九日年三十有六子曰樓國子監生孫曰逢春女之夫曰管善寶祔大塘邊虎形山之祖塋其葬也未有誌余故附著朱君乞余文數矣今冬偕往廣陵舟中復以爲請因書之葢越五年而始成云

吳宜人傳代范給事

唯王棪齋先生之配曰吳宜人文恭公外孫女也曾祖諱士升封太常寺少卿祖諱元龍康熙丙辰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調工部與文恭公同舉鴻詞科再入翰林授侍講父諱廷揆癸巳進士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生母陳孺人感異夢而生宜人幼聰慧喜讀書嫡母王淑人愛之若己出太常自官京師迎其家居邸第雍正元年四月王淑人以疾暴卒先一日太常奉

命祭告禹陵甫歸倉卒問宜人一慟幾絕次年八月太常卒於位宜人在衰絰中哀甚既從喪南越二年歸琅

邪宜人年二十有三矣宜人既喜讀書嫻翰墨太常三子或在家居塾凡四方尺牘皆倚宜人太常與相國並邸而居王淑人歸省必攜以往相國才之故聘為孫婦宜人之初歸也君舅官詹公已還

朝椒齋先生留綜家政宜人為佐於內性嚴整一切繩以法家衆斂戢其婦女不敢曳綺繡侍側也乾隆五年官詹公

予告旋里宜人澣紉烹飪必以潔寒暑飲食必以時官詹公稱之曰賢君姑沈淑人久没事其本生姑潘太宜人日出問安姑未食不敢食不命之退不敢退中帬厠

喻必視唯謹太宜人閑居嘗令說經書列女事或至景昃始罷太宜人語其下曰吾見鄉俗喜聽盲女彈詞豈若吾家新婦陳經書列女爲善也歲時家祭若諱日滌鼎俎共魚菽宜人親臨庀治既熟必品閱之乃薦內宗外姻之往來魚軒麕至宜人從容周洽動循於禮皆歸嘆以爲法棪齋先生慷慨好施予親友以緩急告者偶匱宜人脫簪珥應之閨有客預戒庖以待諸子方識字宜人自授以選詩既就外傅暮歸輒命背誦所課少不中程卽譙讓勿姑息也故長而皆發聞於時初太宜人疾宜人奉湯藥夜不交睫以是左目失明洎棪齋先生

病亟憂傷哭泣澌盡右目蓋先生捐館未逾年而宜人繼逝矣宜人之兄濬猷弟澄俱前宜人卒哭之過時而悲生母陳孺人無子依女居養膳喪葬皆宜人之是共此又宜人之孝友篤於本支者也宜人卒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四月二十五日距生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正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以棪齋先生當除郎中得今封子六人憲曾蕙曾承曾坊曾纘曾翊曾女六人孫十二人孫女六人具詳棪齋先生傳中蓋宜人奉其親以孝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處其姑娣娣姒以和下其妾媵以仁育其子無適庶以一而訓其諸女有憲以則

非由讀書明理不能克底於是則古所稱應圖象而書管彤者曷以加諸爰爲傳以附楙齋先生後云

黃淑人傳

淑人姓黃氏武漢黃德道昆華公之長女兩浙鹽運使攢五公之宗婦候選知府江君旭東之正室也兩家皆歙右族世伐遂爲昏姻年十七歸於江當是時君姑宋太夫人所生姑萬太夫人巳先後卽世淑人逮事者君舅與繼姑劉太夫人爾盥饋其饗堂上以愉婦氏之人歸而稱之是秋八月舅卽見背嗣是在中饋爲子婦者凡二十二年而劉太夫人始逝生養死哀孝如一日又三年而淑人遂卒矣乾隆乙酉十二月初九日也距其生雍正乙巳六月十四日得年僅四十有一烏嘑其可

悲也已淑人仁厚莊靜受教於姑笄自為女及旣嫁處內外親尊卑長幼親疎之間無不準於理適於宜江氏族大居相邇其娣姒姑姝若子姓莫不翕然懷附以為難及其律已儉未嘗擇衣食其視世俗闤闠之好無足攖其懷者其庀家政各有條理其治女事尤勤其時祭諱日魚菽必共江君敦尚風義戶外之屨恒滿淑人治具洗腆克如夫之志是故屏以內寂無聲知淑人之能率下也一子循循蹈規矩知淑人之能教子也江君嘗奉親喪還里去將半載而居守無閒言知淑人之能輔夫也蓋淑人在室事父母盡子道旣嫁養繼姑盡婦道

相其夫盡妻道故其存也宗鄗賓姻皆趯之其卒也哭之皆哀烏嘑其何以得此于人人哉初劉太夫人之疾也淑人晝夜候省須臾不離側湯藥食飲非親調不敢進自歸江氏生子二女一存者伯子今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于帷者也淑人自以體羸胎數損前歲爲江君置簉邱氏撫之若已息翼其卽有子尤巾幗之千百而一見者淑人以江君加級

恩進一階得今封子振鷺考授州同知亦娶于黃侯補道馨洲公女淑人之同懷姪也論曰

女子之麗于管彤者頗多率其倫理之常飭于閨門之

內以是爲善焉而已非有奇節偉行足以驚動世俗然而幾此者難矣若淑人之居心褆躬克孝而賢天宜康寧壽考以報之而甫逾中年遽病殤以沒則世之致康寧壽考者果何如人哉烏嘑其豈非命也與其可麗于管彤也與

屠孺人傳

孺人姓屠氏會稽人父諱楚材母金氏孺人婉娩端莊善事父母以孝聞治絲繭織紝組紃酒漿籩豆旣飭而潔族人無不以能歸之也迨笄許字同縣童君諱萃華年十九來贅以舅姑之僑居畿輔也交禮而行當是時君舅諱發璋有子六人而夫爲長君姑胡孺人巳卒而逮事者繼姑王孺人也孺人入門以禮見於舅姑未幾童君之昆弟暨孺人爲冢婦凡所以盡其婦之職以其事父者事舅而君舅愉矣以其事母者事姑而繼姑安矣洎君舅沿牒爲尉於湖北之房山留童君暨孺人仍

家固安居數年童君病卒有子四人曰國龍曰國安曰國棟而最幼子曰岳薦者娠僅四月煢煢無依孺人遂去至房山既至岳薦乃生久之君舅罷歸旋捐館舍指繁食衆諸叔析箸孺人提其幼孤與諸子女倚鍼黹以自食拮据卒瘏備歷艱苦諸子不飽未嘗饜不煖未嘗溫有疾則終夜撫而泣曰此我夫之遺體童氏宗祏之所繫也敢忽諸及長爲之延師從學爲之娶婦授室誨之以敬長睦族之道輯鄰取友之方而其教幼子岳薦也嘗曰爾父棄世六閱月而爾始墮地吾見人家遺腹子母過惜之後自廢而頹其家聲者多矣爾若不率教

吾無以見爾父於九原矣又曰天道不僭常予善人吾見爲善而昌者矣未見爲不善而能芘厥後者是言也爾父存日嘗爲我言今以告爾兄弟也小子識之以是諸子皆克嗣其先人而岳薦尤勇於爲善至今猶孳孳不倦焉皆賢母之敎然也初國龍國安相繼赴京師爲尚書諸曹掾史迎孺人侍養寄家通州未幾卒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七蓋孺人三十二歲稱未亡人至是苦節者二十五年矣以國安官江西之清江司巡檢恭逢乾隆十六年

覃恩貤贈孺人庚辰之冬岳薦迎其喪歸遂於是年十
二月某日葬於山陰縣李家樓之原合董君之兆子四
人具載於前女一人歸士族孫八人起珪起璜起現起
瑛鏡鉦鍔鏸起璜鏡皆諸生曾孫二人

方孺人傳

孺人姓方氏歙之靈山人其歸爲同縣之溁川羅氏兩家皆巨宗鼎族爲歙之望其君舅儒林郎葛峰公諱星潞君姑謝太安人繼姑吳太安人其夫子則需次儒學訓導需材公諱掄也孺人之考心培公諱積仁考之配唐太安人亦世家皆有善行鄉里稱之孺人自幼邑莊而氣仁其平居有儀法言動必循繩墨不妄笑言其治女事尤勤雖勞不厭治家人之業雖煩瑣皆有條理初孺人有兄數人先後皆蚤没年十六心培公卒於吳母往迎櫬孺人與妹衰絰獨處哀泣之餘撫未嗣之幼弱

弟晨夕抱持視飦鬻寒燠唯謹宗郇咸以為難洎歸於
羅孺人以舅姑之俱在江東也交禮未久旋來揚州是
時歲在庚戌先姑謝太安人下世已二十年矣所逮事
者繼姑吳太安人堂上之養滑甘滫瀡左右順適如是
者六年乙卯而君舅葛峰公卒又七年壬戌而繼姑吳
太安人亦卒矣孺人疊遘大故與諸娣姒衣不解帶目
不轉睫疾也治湯藥瞑也奉含歛自初喪朝夕哭殷奠
既夕虞凡襄事髻笄掩瑱纊緇冒之屬豚魚鮒胖醴酒
籩俎嘉薦普淖之具無不親也無不敬也其孝於翁姑
有如此者羅氏在唐有隱在宋有願詩書之澤久而勿

替至明有撫幾輔曰應鶴者以功名顯其族益大至葛峯公益六世用鹽鹽起於揚有子七人需材公其四也繼父兄之後以幹力受臺使知公事皆倚以辦庶務繁多客滿𦵏舍綜財貨之出入析縠最於毫芒家衆怙然靡不就理皆孺人飭內政力也其相夫有如此者羅氏旣族大一門之內子姓林䆀孺人惇篤慈恕處娣姒若姊妹遇羣姝若已子接內外親尊卑長幼親疎之際無不當於禮而恩稱之其長者皆以爲善事我而等夷及少者莫不欲以爲歸也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益雖老未嘗懈而雖疾未嘗有惰

容其律身待人有如此者孺人有一子八歲而殤念需
材公之藐嗣續也爲之廣置妾媵得子女數人而皆不
育然其慈幼字微久而彌篤未嘗以適庶異也其逮下
有如此者孺人年四十九需材公以積勞疾作孺人迎
醫禱神迄無一效是時家亦少詘矣而孺人附身附棺
心力殫竭旣免喪哭之猶慟聞其聲者莫不淚下其至
性感動人有如此者需材公旣卒孺人謀於宗老以需
材公第三兄採之叔子本倈爲之後本倈循循然讀書
作詩工楷法人方幸羅氏有繼起者迺自需材公捐館
後家運日屯死喪相繼諸孫夭折衆簉咸隕去歲之秋

本俅又以徑卒孺人以垂暮之年家門多故悲痛內傷今春遘疾入夏轉篤而遂以不起矣天道不僭常子善人今乃降割若是耶烏嘑蒼蒼者尙可問耶孺人生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十五日沒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閏五月初五日壽六十有八嗣子本俅例貢生先卒娶汪氏候選州同知仲昭公名煜之女女三人長適光祿大夫布政使司布政使江春次適奉政大夫候選州同知黃爲蒲亦先卒次字上元縣學生汪廷萱未嫁而卒庶出孫一人士珏夫以孺人之受教於始笄從事於卽阼少而行脩於身老而化行於家爲女若婦爲妻若母胥

盡其道所以自處於通塞愉戚之境又能無不合於理而順於命是皆可傳於後者也故余叙之無溢辭系曰羅氏有二客一則吳人鄭于谷廷暘一則歙人鮑雲表元標皆篤實君子嘗為余言方孺人之賢云烏嘑此豈易得者哉

羅夫人傳

夫人姓羅氏考諱掄注選訓導妣方太孺人自歙僑揚鉅族也夫人柔嫕靜莊善事父母鷄鳴盥漱箴管綫纊無不飭也饘酏旨甘無不潔也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無不謹也其孝於親蓋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年十七來歸於江江村之江爲歙右姓代有顯人

誥贈光祿大夫諱承瑜夫人之君舅也

誥贈一品夫人熊太夫人夫人之君姑也

誥贈一品夫人田太夫人夫人之所生姑也

誥授光祿大夫

欽賜布政使司布政使名春夫人之夫子也當昏時君姑已逝所生姑實爲內主夫人之執笄盥饋者光祿公與田太夫人耳降自阼階秩然成禮舅姑顧而喜曰新婦婉婉若是吾宗事有託矣藩伯甫舞象勺即以孝聞授室之後又得夫人朝夕問安治膳左右順適動靜皆當舅姑意迺自二月爲婦八月君舅即捐館舍夫人隨藩伯疾則調湯藥沒則奉飯含孤子擗踊於外孝婦雀踊於內凡附於身者必誠必敬哭泣之哀微視聽焉其事田太夫人也自宵衣倏見以逮惡笄執喪凡二十五年所以盡子婦之職而克循先人之禮者始終如一日

也其相夫子也江氏世治禺筴自光祿公分綜監鹽藩伯起而承之江漢營運端緒繁多夫人精心計而知書習算句稽出入衆不能欺以是公私無滯庶務就理郎老於事者咸驚以爲不及也其主內政也恭儉而勤以率其下攬其宏綱而不遺瑣細隨先後爲撙節各有條序衣澣濯紉補之衣眎饎爨朝夕之饔不懈以敏未嘗以勞瘁自惜也是故在中饋則和齊得宜待賓客則館餐惟厚其祭祀則魚菽必虔兼以撫馭臧獲威惠並行門屏肅然寂無嚻聲數十年以來藩伯之得以夙夜劼毖盡心公事不以家爲念者有夫人爲相于內也江氏

之聚居於河下者有四房望衡對宇歲時往來夫人處
娣姒以和遇子姪以愛問遺必豐接待無間是故至夫
人之家者不欲即行夫人至其家咸願其留而勿去也
其睦婣任卹之所推近族然遠族亦無不然內姻然外
姻亦無不然也夫人屢舉子而不育以宗祀之重為藩
伯置妾御撫之若女側室汪氏病卒冬月厝於郊外大
風雪中夫人出送至葬所家人沮之夫人曰我與之同
處有年不忍也今春三月
皇上奉
皇太后安輿臨幸天津藩伯隨憲長至津迎

篤蒙
恩賞賚有加洎返夫人進規曰
天恩深重不可倖邀繼自今益當勤慎小心以爲報稱耳烏嘑夫人此言合於古夫婦相儆戒之義可謂賢矣羅氏自廣文公物故家運日屯死喪相繼母方太夫人居恒愀然不樂夫人時迎至家冀相慰解終鮮兄弟同懷一妹嫁而先卒又一妹未嫁而卒爲後之弟本佻羸弱多病去秋又卒方太夫人以悲痛內傷旋亦致疾入夏遂以不起夫人至孝性成當其病日迨於見背壹切皆爲經紀雖已嫁之女而哭踊逾常溢米水漿言及溺

泣未卒哭而哀毀柴立沈痾頓作藩伯伉儷情深百方
醫療命之不延大暮奄及矣初夫人舅氏有二孤自舅
氏棄世夫人憫之收養於家乞乳婦護視迨夫人病甚
遣人送歸其嫡去甫三日而夫人卒矣夫人生於康熙
六十一年壬寅正月二十四日沒於乾隆三十五年庚
寅八月二十一日年四十有九夫人以夫藩伯貴
初封宜人兩封夫人
晉封正一品夫人副編步搖翟褕象服洵巾幗希有之
榮也子二人振基振臺女一人許字汪義皆庶出
系曰余館於藩伯家有年知夫人之行爲最詳然夫人

之行非特出於藩伯一人之言凡習於江氏縣氏者無不交口稱之抑亦班范傳徽姬姜取法矣其可尚也夫

徐媛傳

徐媛名暎玉字若冰蘇之崑山人父錦川翁始遷郡城媛嫁孔氏從良人僑居浙久之還吳徙香溪上年三十有六以疾卒媛幼警慧柔婉靜莊喜讀書稱詩巧鍼縷佩服櫛珥必脩潔初生時母夢梅花一枝墮于庭長而愛梅句花開行吟其下每風雨至顧而泣若有甚傷于心者家人竊怪之父善奕媛旁觀覆不失一學琴得虞山指法既嫁曰此非婦人事也遂輟不為其父母以無子依壻居媛奉舅姑處娣姒遇宗黨姻戚內外無閒言不以親在夫家為嫌也甲戌春余遊武林見媛梅花詩

偶爲更訂數字媛見之喜曰此眞吾師也遂來問業稱弟子蓋至于今十年余往來吳中館其家嘗留惠徵君松崖飲媛入廚治具或以爲腆曰吾重惠先生之經學也它日戚有爲縣者飯其舍或又以爲儉曰若徒知取科名耳安得儕惠先生哉烏嘑世惟崇勢位趨財利矣媛一女子能審輕重若此其識豈不出于尋常萬萬哉媛自學于余漢書楚辭文選古樂府歌辭皆成誦能通其義間問偏旁諧反切習筆算每見余行篋善本書必借得挑鐙校勘祁寒盛暑勿恤也然其生平多愁善怨俯仰太息中鬱鬱不自得用是疾作更三稔滋劇將死

泣顧父母曰兒命薄死無憾惟吾親之養不終銜恨入地耳烏虖其可哀也已媛有一女蚤夭生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沒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晦既斂庭梅及盆盎所蒔者一夕萼盡脫家人驚歎以為平時顧而傷心者盡預徵也其所為詩有南樓吟稾若干卷惠徵君序之贊曰

昔甫豐曾氏之志周夫人以其喜書史好為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有詩七百篇年廿有六而卒媛之詩不逮周之多而好學刻苦與周同然周膺冠帔有裔嗣而媛賦命不辰終以幽憂致疾死何遇之相懸若此也

烏嘑豈非天哉

先府君傳略

元和惠棟塡諱

嗚嘑孤大成不肖不天禍釁至重致降割于先君之身自戊申棄代距今二十有九年矣每欲執筆述先君之萬一而悲憤塡臆語不能續輒復罷去嗚嘑以先君暴卒之慘酷大成久應從死顧以大宗嗣續之繫支綴氣息苟延至今痛念先君之沒年五十七大成今茲亦五十七恐一旦卒先狗馬塡溝壑是使先人之德無以昭示于後則不孝之辠滋大矣用敢攬涕而書之先君諱喬堂字韓城又字三雲幼服習先王父之教勤于讀書壯歲爲婁縣學生屢踏省門不獲薦遂以明經輸粟佐

選授六合縣學教諭初至值歲饑縣令去同考鄉試府君攝其事首上書大府告菑請賑巡撫張清恪公批答獎厲爲疏于
朝得豁䘏邑人德之先君以諸生之惰于學也月進而課之每歲呈甲乙于諸使治河都御史陳清愨公爲之序督學古田余公侯官鄭公皆才府君巡試恒倚任之故明諸生馬純仁崇禎甲申三月聞國變自沉于南門之浮梁下數十年來未有表其忠者府君爲請上官入祀瞽宗招其魂以葬學田千畝積爲豪強侵隱府君廉得其姦具狀行臺盡復其故于是收其租之入繕學舍

庀祭器振貧生刻遺書凡百廢墜以次脩舉而旋奉先

王父之諱歸矣服除

世宗憲皇帝有慎選學官之命府君投牒引

見以奏對稱

旨擢直隸州既改注知縣越一年丁未得天津之青縣其時天津未升爲府也府君以冬盡之治所時邑連被水呻吟未復減水河在邑之境內民困于役府君見而心惻方思所以休息之次年二月天津道某公來視河議欲盡用民力府君出迎苦爭之不得具受譙訶退宿杜林集古寺中府君見勢不可回也曰丈夫不可再辱

吾以死護青人耳夜起然燭爲書以決家人遂自經也明旦吏抉扉入視驚告于衆遠近奔哭失聲某公心動馳去事遂以寢青之人得免于役而府君竟以慘死矣嗚嘑酷哉當日同府君引

見者十人其後雷公之瑜歷雲南迤西道胡公文伯見官蘇松督糧道餘皆以次錄用盡其天年惟府君徼于一時之爲民奮不顧身以及于凶禍嗚嘑以府君生平慈仁孝友汲汲以利物澤民自任在六賑荒曾救數十萬人而身不得饗年壽正首邱天乎命乎此不肖孤每一念之即拊膺號泣而不欲生者也府君旣沒于官大

成奔赴交替代者李傑選貪殘人也爲其窘厄萬端賴州使君蒲圻程公材傳護救逾年始得奉喪而歸家日益落奔走于四方又二十有四年始克葬又三年始泣而爲傳府君生于康熙壬子三月二十一日辰時沒于雍正戊申二月十三日亥時葬在婁縣阮涇之新阡配我母章孺人以哭先君致疾卽于是年八月沒生四子長五郎殤次卽孤大成三大受後先君十五年沒幼立郎殤女一人嫁國子生莫人表亦沒孫三人大成之子一震諸生未娶而沒大受之子振宗譽宗孫女五人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正月十三日孤大成泣血述

先太孺人傳略

嗚嘑人之貴有子者爲其養生送死也若生不得盡其斗菽之奉死不得啟手足視含斂以克襄大事爲之子者而猶言猶食其心死久矣尚何忍自比于人耶嗚嘑不孝孤大成自戊申三月聞先君之凶訃戴星奔赴而吾母以哭先君之故沉痛致疾即于是年八月沒于家大成爲後令困辱頌繫在官銜哀待理不得歸嗚嘑吾父吾母有子而生不得其養死不得其送關河綿邈皐復無聞非天禍之疊降皆不孝孤之皐深重以及于是也天地有窮此痛無窮嗚嘑悲哉吾母姓章氏外祖候

選州倅諱某次女前明鄖陽巡撫諱曠之曾姪孫女也
鄖陽既殉國難故章爲郡名族以忠孝世其家不孝孤
生晚外祖父母不及見矣嘗逮事諸從舅聞其稱吾母
爲女之賢嘗侍先王父母稱吾母爲婦之孝先君稱吾
母爲內主之德吾母有四男一女伯兄季弟俱早殤一
姊嫁莫氏自吾母見背以來仲弟與大姊先後沒今存
者唯不孝孤而已窮老飄零尚無裔嗣磨墨執筆追憶
吾母之賢行敬附家乘伏念自孩而冠而壯吾母之所
以哺我教我者音容色笑宛然在目而邈不可即矣嗚
嘑尚忍言哉吾母性慈仁柔嫕事翁姑如父母處妯娌

如姊妹待婢僕如兒女遇內外親串如一家有告緩急者偶無應不懌累日舅氏遺女撫而嫁之殆沒家事瑣細必請命于先王母而行曰姑在吾何敢專先君朝夕飲膳必躬治之有疾左右調護衣不解帶故遘先君之變未一年而卒哭以殉以早失伯兄之故憐愛不孝弟兄尤至不孝孤塾歸晚必儲果餌以賜其或少憐卽慼然不悅以是宗黨鄰里無不稱吾母之賢旣逝而無不太息流涕也嗚嘑此非不孝孤一人之言也吾母生康熙己酉八月初九日戌時沒雍正戊申八月二十九日子時享年六十歲以乾隆癸酉三月祔葬于先君之兆

又三年而始爲傳非敢緩也蓋不忍也乾隆二十一年

丙子正月十四日孤大成泣血述

亡妻李氏傳略

嗚呼吾年十九而贅于外氏吾妻年二十二矣吾時方病瘇扶而行禮外姑與妻所以調護之者萬方始愈又八年始買宅以居居一年而吾妻沒矣是年秋先君覊次在京余嘗留西門祖居侍吾母是日偶歸家庭中桂樹盛開妻立花下送余出門若有不勝悲者夜半聞叩門聲甚急知妻暴疾倉皇赴之而目已瞑矣外姑以妻之早失怙也愛之相依而居裝送頗厚而紡績操作戚戚常若有不足外姑與余每勸慰之不爲止以是多疾體日羸數妊子而不育甫三十而竟夭其夭年可悲也嗚

嫭自妻之亡明春先君沒于官及秋吾母沒于家凶禍疊遘冢婦先殞門祚衰薄兆于茲矣余既繼室于張氏外姑遂挈二女孫而去未久送歸既長悉以所遺嫁之余亦奔走四方乾隆癸酉始克祔葬于先姑距其沒時葢二十有七年矣妻生康熙丁丑七月廿五日沒雍正丁未九月初四日生二女長適汪德溥次適李錫疇郎內姪也

弟季心傳略

嗚嘑吾弟之沒十五年矣余于癸酉春葬先父母別卜地于北郊之生生橋葬弟夫婦今又三年矣弟名大受字季心生十三歲而從先父母于六合越七年壬寅以先王父喪歸三年而娶婦又三年春北省覲于靑縣至而先君已沒迨余奔喪以吾母之沉痛也令弟先歸吾母之變賴弟在家克襄大事自兩親見背後家日貧弟不能自存至吳依外氏以嗣從叔父故返而益困余奔走四方後從太原王公撫閩辛酉亦來幕中將軍錢公攝督府聘之旋以病而歸逾年而遂沒矣弟少多病既

長而以家貧迍蹇愀然無樂生之心以是無日不病既客閩中束脩之入可給晨夕弟亦忻然自慰以為自此無憂矣孰知病已深而不可瘳耶嗚嘑吾弟工筆札善行草有幹濟之才顧乃往侍先君而遽遘凶禍為人後而懸磬游諸侯而大病中罷是何命之屯耶方弟在閩病噎膈飲食即吐終夜呻吟余聞之泣弟猶強寬我疾日篤太原公為治行余既辦裝復予五十金市藥餌及沒嫂氏至西門祖居經紀其喪是夏余歸遂迎弟婦來余家共居者十年而弟婦始沒今從葬焉嗚嘑死喪之威骨月之痛乃至是耶何門祚之衰耶我何忍言之耶

弟生康熙壬午九月初七日沒乾隆壬戌二月初四日
其葬也乾隆癸酉春三月某日子二人振宗譽宗女四
人一適張廷鶴一適張忠英其長幼俱殤

書王氏女事

王氏女無錫人其祖曾中進士官縣令父某不才落魄家燬于火益困潛載女鬻吳市今閩中丞王公督漕金陵有僕至吳用四十緡買之會嘉定許九田將之幕中僕遂附舟而行閉置于後艙而自以一襆臥船艄蓋未稟命主人不敢遽成婚云吳下鴨觜船中後艙隔一板許與同行太倉沈聰彝日夜聞哭泣聲甚悲悃已心哀之抵丹陽將舍舟走句容啟艙板呼而問則婉婉端莊女子也哭述其家世甚詳且曰吾故士大夫女豈肯萬里從此人乎有死而已許益心動顧謂聰彝曰見義不

爲無勇也吾不援手此女無全活理矣既至金陵爲言中丞公公慨然曰是惡可某既同姓又士大夫女唯先生之所處許喜曰公能然吾請得養以爲女手解橐中金償僕將假一老嫗送之歸矣鍾山山長敬亭先生聰彝之父也聞其事過許曰古人恥獨爲君子吾有從孫用高館于先生所尚未授室請以歸于我于是通媒妁具皮幣以翰林輿從迎歸書院中居半載始爲用高婦焉用高名諸生讀書力學其進未有已女勤儉刻若有婦道歲時九田過其家必載拜饋食雅謹事之如親父每泣撫其兒女曰非翁妾有今日九田爲余言如此嗚

呼義之難言也平日讀書論史聞古人之風則交口贊之一事當前變心易志者多矣今觀王氏女事世之慕義者其尚有人乎則吾安得不高許義而歎二公善成人之美也嗚呼是皆古之人也

學福齋集

卷之二十　祭文　哀詞　雜著

祭海神文

又祭海神文

鼓山謝雨文

哭龔秋埜文

哭俞楚江文

施協文哀辭

張孺人哀辭

何股三述引

句股小述

讀通典職官

墓志問荅一

墓志荅問二

感二貍文

訶鶴

釋悲

學福齋集卷二十

雲間　沈大成　學子

祭海神文代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署寧德縣知縣陸廣霖以少牢清酌之儀致祭於大海之神曰神奠南服吐吞百谷凡管內之人以時風雨以粟以菽以寧其居莫非我神覃降之福維茲寧邑背山面海壤隘而鹵緐每歲末邦之所穫不足以贍吾民故嘗糴賤糶貴朝藉夕辛則有水利之可興農田之可治吏何敢以逡巡是諗縣令曰東西二湖塈自宋淳祐中並儲海隅畝以萬計為寧人之

腴世遠坊圯背歸於蛟魚是諗縣令斯役宜畢寧人忻
忻率其儔伍先築東湖是閑是禦輸緡與力不待鼛鼓
荷明神之是祐潮汐偃乎島嶼萬石既壘言言膴膴可
藝吾之禾黍從茲斥鹵復田畦不憂匱實皆明神之所
予蒙鴻慶于無窮蘇一方之瘠苦是諗縣令虔答神庥
而某以持節在遐躬貍沈以莫由當金隄之將合務升
降于雲斿乾端坤倪嘉氣誕布而充四游將築宮以妥
神永永罔此良疇敬徹詞而遙跽庶鑒格其衷猶也敢
告

又祭海神文代

維年月日某官謹遣寧德縣知縣習敏以少牢清酌之儀致祭於大海之神曰寧之水利厥惟東湖宣之障之以鍾膏腴自宋創築粒我農夫歲久隄壞遂宅蛟魚寧人日貧望洋而吁戊辰之春來殿海隅咨詢吏民博稽圖書顧玆良田而投天吳爰命守令脩復亟圖寧人忻忻金錢爭輸遑待鼓鼛負版以趨寧臨滄溟洪濤之郛潮汐激射高張萬弧楗石林林如土委虛越歲四稔一簣尚需財力垂竭上下焦劬去秋按部過寧停車親禱于神踸陳區區周行隄上勞苦役徒嗟此鉅工爲寧人

儲費緡累萬忍中輟乎荷神之休驅其蝄魎大波靜恬
長菱乃舒文武協心吏士懽呼今春月正卒塞成淤從
茲施功以田以畬舍我畚臿把我犁鉏寧人熙熙充我
室廬皆神大賜曷敢忘諸有牲則肥有酒則醹寧人報
賽有黍有稌官臣馳誠瞻望雲車億萬斯年不懈如初
謹告

鼓山謝雨文 代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少牢致祭於鼓山之神曰惟神巖巖作閩之鎮中有靈源滲漉滋潤能出雲雨以溉一郡捷若援枹尉合膚寸自夏徂秋稻人告旱颮颮者風旣翼而暵菀菀者虹下飲于吠渴逮桔槔雩徧壇墠哀此農夫拯不可緩式稽舊典周官穀梁名山有神實寧其方爰遣守臣潔馳瓣香惟神聰明克鑒愚誠瞻卬之閒爲邇紫凊爲召屏翳而嘯電霆雲起岁前大雨遂行其坼以膏溝澮以盈曰穜曰稑胥以更生神惠下民迴斡天造降茲靈液埽滌炎熯良苗懷新匪乳而飽於神

之施敢不有報是卜吉辰官臣咸造貍沈璋邸亦祠亦禱坒彼嘉生所仰三秋蒦祁以時吾苗㽔油吾耘吾耔吾滿車篝自今以始尤賴神休觸石沛然千里咸周環閩之田水恒沄沄百穀實矣用哺閩人閩人熙熙頌神之恩億萬斯年肅將明禋

哭龔秋埜文

維乾隆二十有四年歲次己卯秋七月己酉朔十一日己未平輿沈大成灑淚爲文哭奠亡友秋埜龔七兄之靈烏乎我自六月二十日過吳別兄二十二日抵家日望兄之至久而寂然閏月十九日下舂舟子送書來持語家人以爲兄將至矣詎意閱其封乃伯氏手筆讀其中所云則兄于別我之夕疾作甫十日而沒矣掩書拊膺一慟失聲取而再視悲不能止蒼天蒼天奪我良友酷至是耶我與兄定交在乾隆之壬戌其時太原公初甍偶遊于吳兄以太原門牆之雅過從款洽自此往來

胥江情義彌篤至今十八年遇我如一日古人所謂可久要者莫我兩人若而今已矣我過吳時方病兄語我曰君年老明歲不必遠去可館穀於此吾將從大宅當首闢一齋以庋君手校之書又曰吾即日往東瀛初冬歸當至廣陵即招君南下又曰君歸強飯吾往東瀛當訪君于泖水之濱宜預爲詩以送吾行烏虖孰知我尚病而兄已沒詩未成而訃遽來臨分數語竟爲終古之永訣乎天乎人乎此我命之窮而致此變乎我與兄别是日天大風雨兄欲留我信宿我以病亟去使知從此長别即再留旬日何害耶我于去年之夏哭惠三兄於

厓今玆之夏又哭兄一年之中連喪二友平生親故凋落殆盡老猶爲客何以堪此邪兄閩產而僑于吳吳之賢士大夫無不交口譽之者卽其鄉人可知也兄與伯氏相友愛視其猶子若己子我往來其家怡怡如當日之事親孝可知也兄與人交有終始遇人不欺有緩急告者未嘗以匱爲辭其輕財慷慨重然諾以友朋爲性命蓋其性生其遇事勇果不避險難嘗泛海遇巨盜舟中皆惱懼兄以意自製紙甲力戰却之兄曾有名于吏部今雖未試而死然使其不死而得仕必能爲

國家效尺寸之用而有以慰斯民之望又可知也烏虖

吾觀凶人爲不善人日詛其死而康寧壽考者多矣吉人爲善人日幸其生而一旦喪亡者有矣以兄之爲人而年止此乎世之宜死者不死而斯人竟死乎茫茫元化宰之者誰乎而其戾若是乎其眞果蓏癰痔草木之無異乎烏嘑朋友道喪久矣以成之不才淪落世所共棄而兄顧引以爲友其平居慰藉勸勉有足感者按禮喪服朋友麻昔莊令爲崔浩素服受弔杜審言爲崔融服緦韋之晉知鄭炅麗之沒哭三日我與兄合古朋友之義宜以朋友之喪喪之故聞訃卽望空而哭三日而止不敢爲位者懼駭俗也爲之緦三月爲之心喪期葬

有日爲之執紼而引柩凡此此者皆以報兄之宿昔也烏
嘑然此究何足以報兄哉古些只之辭皆有韻而此不
然者以何有所局而情不盡也兄工詩而夙愛我詩巽
時會葬當爲薤露蒿里之歌載哭之兄靈不遠尚其鑒
諸

哭俞楚江文

乾隆三十五年夏六月二十七日辛丑山陰俞君楚江病卒蘇州虎邱之客舍次月十七日辛酉告哀儀至廣陵又八日己巳同人服緦設奠咸會於城北之桃花菴其友沈大成灑淚爲文以哭之曰嗟乎楚江抱高世之才而不得試蘊貫古之識而無所見於時徒奔走於四方迄皇皇其何之近賣藥於吳市僑虎阜之水湄病五日而遽殆身實戕於庸醫痛斯人之客死歎天道之我欺嗟乎楚江命止此耶長身銳頭玉立峨峨慷慨激昂磊落英多內含剛毅外與委蛇遇有不可如切太阿君

子引爲同心小人或且潛肆其讒邪是以一客平津之館累走邯鄲之車憩白下與邪溝終彈鋏而長嗟嗟乎楚江視黃金若瓦礫以氣類爲性命當友朋之急難罄囊褚而脫贈矢然諾之不渝援三辰而可證苟見義其必爲甘橫身於陷穽論石交於今茲洵比蹤於靡慶嗟乎楚江生平所學尤力於詩清機徐引緒風微吹及其恣肆霜雪交飛礫卓刻削寒瘦幽奇劌目鉥心惟意所師窮而益工郊島之遺矧二篆若八分兼梁鵠而師宜猗能事之無盡迺憔悴顛隕於路歧嗟乎楚江故鄉在越寄家在燕背紫荆之重險阻易水之潺潺妻遠兒殀

婦饑女寒來爲後者猶隔長安槪或南而或北路遥遥其行難念八口之疇依緬日月之方綿胡降禍之酷毒吾安得不於邑而呼天嗟乎楚江白頭如新傾蓋若舊我之與兄定交邂逅老而檮杌爲世所訴知己之言獨篤味臭三年過從欵閲昏晝方期至吳山樓宿留力救切子歌我和共醉醇酎哀哀蒼天猝奪之壽人生有死兄死何驟城北之隅有僧之廬爲兄弟子可以哭諸薌楮爲位此焉是居同人咸集涕泗漣如雲車風馬兄其來乎壺有昔酒俎有肥膴兄其歆之毋即云徂重爲告曰余諏仲秋之中旬兮將放櫂乎山塘搴繐帷拜桑主兮

拂遺琴於儀牀收叢殘之詩卷兮屬賢從以弆藏冀它日之有傳兮不同腐於北邙嗟乎生不得共遊處兮死拊棺而旁皇即宿草可纜結兮哀我良友胡能忘

施協文哀辭

烏嘑吾友施君協文之亡久矣夜忽見諸夢相持而哭其容若有甚戚者曰吾與子文章性命之交也今子之集將鋟而吾無姓氏挂其間是吾憾也既覺爰爲辭以哀之施君諱濬協文其字南滙之才彥也余初贅於李氏君爲先室之外兄弟髫年嘗往來外家好學工詩文與余相知最深久之其從父省菴先生爲雲中守遂至塞上洎從父坐事失官去入京師有貴人見而才之欲妻以女君曰吾從父方縲繫而吾昏於此是當家禍之時而爲燕婉之求也堅拒不從既歸前後娶二婦皆無

子而卒家益貧思橐筆以養母初至杭不遇遂至中州有聞其才名者迎爲掌記未幾客死反其櫬於鄉母夫人老矣傳食於親故年八十餘卒烏嘑其可哀也已初君之游杭實倚余會方伯潘敏惠公有齮之者方引嫌避客君不能待決然遠行體弱不能其水土遂致疾使君能少忍之敏惠禮賢愛才必有以處之上可以慰其親而已亦以安其身何至遽罹凶折于外也是瀕于死者由于去淵而入豫也烏嘑尙忍言哉昔韓退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張後餘王介甫之於李通叔皆哀其才而爲之辭千百世後讀其文者猶爲欷歔怛惋如即

乎其人其文存其人不亡矣余則非其倫也其辭曰
嗟嗟施君幼即工詩有集數卷鎚幽抵巇遠規長吉恨
不同時嗟嗟施君刻苦爲文婉四儷六揮霍紛綸肴核
徐庾氣回風雲嗟嗟施君儻蕩疇伍當其銜杯有力如
虎啞棄擬擬倘友千古嗟嗟施君而止於此不金之堅
而木之朏良璞不剖遽即於毀嗟嗟施君才與命違命
不可延天乎何知烏嘑已矣子懷之悲

張孺人哀辭

張孺人故吳中著姓爲太學生惺夫之女蔣西原太史之外孫女來歸於陳實老友笠山翁之子婦而仲子見山之室也甲申十月初六日以疾卒笠山翁方客廣陵見山書至哭之甚悲余往慰問翁泣告曰我子少贅於張乾隆丁丑始偕婦歸自來我家將數年矣其事我夫婦如事父母下氣怡聲問衣燠寒治饘酏酒醴芼羹惟謹滑膏旨甘無不宜也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無不潔也我客遊日多蹔歸凡衣履膳飲皆豫具左右順適無不當我意者洎去家老妻必曰有子婦在奉事如

子女子可無念我在外家人往來歲時必有獻如在家勿慮也我今年七十五惟一孫子婦聞其簉有娠喜動顏色手製襁褓之屬以待我爲望得孫切爲子買三妾子婦視之皆如女故其沒哭之亦如喪母焉其佐姑治家內外井井鉅細就理其御下未嘗嚴而無不肅然故我與我子嘗在遠而可無內顧者皆倚子婦賢而才也嗚呼今已矣我欲不悲安得而不悲也又曰子婦幼時其慈親見背即庀家政撫其弟妹皆成立其順於嚴親稱於宗鄰一如歸於我家也其得疾也其親攜之展墓太湖中出入大風浪天寒心悸遂歐吐不止輿歸危殆

厥暈不能語將沒忽言曰恨不及終事舅姑暨老親也乃瞑嗚呼可謂孝婦也已媿余筆弱不能效子政蔚宗作傳示來葉爰爲辭以哀之曰

猗清河之嬋媛兮歸潁川之德門奉堂上以孝兮相良人而克勤樛木縈葛藟以蔓盛兮洵閫穠之所難念宗祏之攸繫兮冀詵詵之日蕃儀令則於管彤兮夫豈姬姜之能全魂上征於閶闔兮驅玉虬而肩女嬇結幽蘭以不朽兮庶百禩其猶曰賢

句股三述引

句股之學本於周髀見於周禮地官一曰旁要讀平聲曰重差夕讀若的桀其九章之第最後及之所以御高深廣遠也橫爲句縱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以互相求以句中所容方直之積求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皆可測量知之此筭數之至極羣經注疏援据時有陋儒不學展卷面牆余竊恥焉少時與里中張衡尊先生游即知好之壯客四方獲交休寧程粟也太史涇縣劉其暉宜興謝曉山兩君皆精於此學者塵溽鹿鹿僅闕藩籬晚遇吾友休寧戴君東原於廣陵專門名家聚

中西算法之書相與講尋討論聞所未聞洎館江氏與長洲谷翁士芳同舍谷翁最精西法能製鐘表儀器籌鐙風雨非余過翁即翁過余如是者五年而其學遂以大明因屬翁製一儀器陽爲象限即割圜之一角三百六十度之九十度用以豚綫分度陰爲矩度中數一萬外周三百六十度每面九十度用以開方定數或運尺或引綫仰可測高偃可算平爲數幾何一量即得不揣檮昧爰爲之述三篇一曰句股以原其體二曰開方以究其用三曰測量以證其實仍各圖之於後以便攷索其綜冠之曰句股三述者從其朔也夫古人之於道有

縣解神悟者而余於一蒱之微積年累歲老而始明斯

亦愚者之歸也已可哂也夫

句股小述

句股筭術其精爲容圜測圜割圜周公商高之遺法自西洋人改容圜爲矩度測圜爲八綫割圜爲三角自炫獨得而世人耳食目論遂忘其故余嘗攷九章筭經載劉徽割圜術及祖冲之皆以割六弧起數趙友欽乾象周髀法以四角起數今西法割圜八綫以六宗率則兼用之而横詆古人但知徑一圍三徐光啟等傅會之是不知二五之即十不亦傎乎葢今之三角筭即古之句股而割圜八綫又從而引伸之者也略述其要爲學者言之法以素方版先界一正方取凖中心一點所謂八

綫之根卽半徑規之中心小半圜◡也凡四率術之第一率半徑〇亦同然後于方之內邊規一大圜周分三百六十度隨割一角四分讀去聲之一得九十度爲則卽象限儀也而八綫從此可分所謂割圜也從此而分取正矢餘矢正弦餘弦正割餘割正切餘切所謂八綫也此三角之本也然欲明此法用器有三一曰半徑規又曰半圜又曰半弧上分一百八十度卽三百六十度之半以爲三角取度之用二曰規車上合而下分其末銳以爲規圜分度之用三曰分釐尺西洋原尺名分釐豪尺今不能細分以釐爲止自分而釐分須極準以爲取量各綫之用皆範銅爲之有此三器隨

宜取用而三角八綫了然矣分八綫之法先畫一三角形以取三綫其初爲一點自左而右引爲一綫曰平綫西法曰矢綫卽中法之句也以六寸爲率又自下而上引爲一綫曰直綫西法曰切綫卽中法之股也亦以六寸爲率又從矢綫之根至切綫之杪止凡綫下爲根上爲杪引爲一綫曰斜綫西法曰割綫卽中法之弦也矢切二綫皆六寸其割綫一定八寸五分蓋矢切二綫原可不拘寸數今以六寸爲率者因分釐尺止用六寸合四十五度之定數各綫之數倣此再用規車從矢綫之根起至切綫之根止規一半圜綫將此半圜綫分四十五爲定數

蓋非半圜不能定此數是以先定矢綫後定切綫既有度數則割綫出矣三角形各綫既具以分釐尺量之即得八綫之尺寸而八綫之底蘊見于此可知三角句股割圜八綫之本一理矣今設有三十五度之切綫四寸二分因矢綫只六寸故只四寸二分矢綫六寸十倍之即六尺則切綫四寸二分亦十倍得四尺二寸矣若矢綫之六寸折半爲三寸則切綫之四寸二分折半爲二寸一分矣餘可類推蓋矢切二綫合象限折半四十五度之定數俱是六寸故以爲則八綫之長短大小原無一定今依分釐尺所定而取之則初學易曉苐用尺量

即得各綫之尺寸矣象限止九十度折半得四十五度自一度至四十五爲四正綫自四十六度至九十爲四餘綫四餘以通四正之用蓋因切割二綫過四十五之外漸漸加長無有底止故用餘綫代量以通其用今設有五十八度之切綫已過四十五度之外則以九十度全數減去五十八度只剩三十二度則用餘切代量得九寸六分再取五十八度之切綫以尺量之亦九寸六分此法最捷不必布筭之紛紜也是故規車畫圓之用半徑規畫度數之用分釐尺畫各綫之用句股之學無難矣至比例尺理法亦精恐初學一時難明不若分釐

尺之較便故只用之云

讀通典職官

余讀杜氏通典職官而曉然於西學之誕妄矣其入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造也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以爲創見寡聞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杜氏之注曰祆呼烟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

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沈大成曰佛經摩醯首羅天譯言大自在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卽彼教所謂天主也祆祠者說文關中人呼天爲祆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法者天主教也薩寶者教頭也祆正守堂者也西番者西洋人也其初本託浮屠以入中國故其所居曰波斯寺大秦寺也其曰玫火咒詛蠱其職在巫史卜祝之間故雖視流內而卑冗猥雜陪臣之賤者也其在唐時已

有誘人入教之事故嚴加禁斷第許彼國之歸化者自習之

本朝之柔遠人其令甲亦猶是也今其說曰耶穌刑死而爲天之主則又利瑪竇私立名字以爲神奇不知適誣其先耳而徐光啟等從而尊奉之其惑甚矣夫天帝之號見於禮經周禮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謂冬至祭天於圜丘所以祀天皇大帝今會典所載圜丘壇所祭皇天上帝是也帝無形與氣特有號耳佛氏之說荒唐妄誕而利瑪竇等又僞造耶穌其人以實之其叛經蔑古慢神誣天罪可勝誅哉故因讀通

典而特疏其始末既以袪天下後世之惑且笑徐光啟等之愚陋遂成其惡抑亦士大夫之耻也

墓誌答問一 爲吳生昕作

三月初一日問古碑行款書法

答曰古與今異宜禮求其當耳今所作行款書法悉遵

本朝定制及金石舊例可無遺議

四月初二日問古人碑誌有書撰人而不著書人或

止著書人而不著撰人又合葬應夫人並題否篆額

書丹應銜稱並列否

答曰徐氏通考載古之碑志止書撰人而不著書人者

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書

人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者之所爲也更有止書某官

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其說既明矣然此說雖自歐陽即廬陵集中無有不自書姓氏者則丞叔亦不能自堅其說矣況文內有敘交情世誼者而末不著姓氏子虛烏有成何體裁可無疑也至合葬夫婦並題按唐武后垂拱時有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朱賓撰宣宗大中時有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秦貫撰則古人亦有書婦者矣又銜稱之並書與否即如王史亭庶常於尊人嫡表姪也若在其列有不書稱謂者乎書則俱書之矣

七月十一日問第三弟有文而九齡殤今將從葬別

爲一穴又庶妹之母先君捐館時年未三旬已苦節三十年今將預封生壙應附書否

答曰揚子之童烏載在太元非以其文乎殤而有文葬而書於誌何不可之有庶母有女而嫁非無出之妾比況壟而守者積歲之久乎附書於末所謂禮以義起也

八月十二日問庶母之生壙卽以次列而少退抑別爲一穴

答曰於禮適庶之辨最嚴豈可以生侍左右者沒而遽躐女君之次乎卽在庶母之心亦有不安者別爲一穴是也

墓誌答問二

十月十三日問生祖母與考妣應答一謝簡否

答曰按禮承重者承重服也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父既爲生母服三年斬矣父卒子雖屬孫而代父服重豈以服畢而葬遂有異乎謝簡書曰治葬承重孫禮也

問嫡出之孫簡應列名否

答曰於禮嫡出之孫於庶祖母無服服既無無無庸乃列之矣

問三弟之亡九歲宜有主否

答曰按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歲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凡所謂殤者未成人未昏未有子所以傷之也禮初死立重既虞立桑主既葬立栗主所以使神有所依而饗其祭也古者祭殤無尸無尸則烏得有主乎

問今之葬法擬有二圖下圖以生祖母爲主穴而考妣分祔左右恐蹈陰夾陽之失若準上圖以生祖母葬穆位爲主穴而考妣在昭位爲祔四棺同一海幔庶母別造生壙從祔於後向來昭穆之位疑此爲正而堪輿家以穆位祇一昭位至四於形未免欹側則

如之何

答曰按上圖葬祖母於穆葬考妣於昭旣以昭穆爲次而祖母偏於右考妣偏於左則主祔肴矣况考居次中仍屬陰夾陽乎此求之於理而不可者也若準下圖葬祖母於中爲主穴而考妣分祔左右旣蹈陰夾陽之失而考妣居昭庶母繼母居穆位序亦紊此求之於理於形家而皆不可者也二說俱不可而桂林四禮攷問之揚人又不能得則葬法終何据乎夫變通當合乎人情經權必準於義理愚意以生祖母爲主穴葬之中位以考妣葬之穆位以繼母葬之昭位而以庶母生壙次其

左主穴之祖母祧四者少前穆位之考妣昭位之繼妣祧主穴者少後生壙之庶母更少後如此則昭穆既清主祔攸定可免陰來陽之失又無欹側之患合於理宜於俗逝者安於地下生者慰於人間或亦事之可行者老而昏忘多所遺失幸與知禮君子再議之

感二貍文

沈子客于閩畜二貍其牡縣毛斑而獰其牝玄質白蹢呼以虎以縣則皆前繞主人衣不去寐則交首臥足後渴飲視飽則踞几榻見主人作文則注睛而眡爵起于前不顧也每校書夜深則起觸主人筆意若憫其瘁而息之南方之鼠碩而黠晝即隊游或唧唧鬭承塵中訶逐其嬲益甚貍初至伏隱處有出則馳逕之齕裂擲戲膊諸庭戶所執鼠甚衆凡遂芻久之主人歸吳道遠不能攜以行則屬豢于其友將發相守達曙日就其友飯已則穴舊館而鳴今春主人自家來啓鍵二貍先後搖

尾至跳躍甚悅留宿如常時居逾月主人偕其友復去客督府喀爾吉善公所別屬于一友亦愛之甚秋返覓貍不得則爲牙校強籠去其人賊戾二貍鬱鬱思主人曹逃徑不食死

冼子曰吾遊四方所見臧獲其主人甚愛幸之而反脣而稽中道畔去者有矣孰若二貍之事我依依如是哉吾于是乎有感

詢鶴

天下未有惡鸞鳳者惡鸞鳳斯好鴞矣天下未有詢鶴者詢鶴斯羣鷄鶩矣人之心一也何若是不同乎其好也必類其羣也必譽譽在彼即詢在此矣皖有二鶴其一左翼折自知其形毁也屏後圃不近人其一栖聽事之西邇余館靜夜則來花陰中露濡羽清唳忽發谷谷閜閤若在巖壑甚愛之余過必翔而舞有欲觀其舞者須余至則亦舞時或昂首闖吾室飲則呼童子飼之由是鶴益親而詢者起始吸吸然繼狺狺然後且讙然操杖以逐矣余善解之不可規之則怒遷于我鶴不勝其

懑也一夕飛鳴翀天去

沈子曰昔王子安爲沛王作鬬鷄文高宗以交構之漸怒之鶴非鷄而余蹟自茲始彼訽者何人果有所羣致然邪余不得而知之矣嗟嗟伯夷可貪盜跖可廉鶴乎鶴乎夫何嫌

釋悲

余有子輿宗弱冠治九經入鄉校將昏而殤哭之過時而悲今年冬十月幼女抱珠六歲病瘠死書來余亦悲不能已客有知其事者過而問曰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其次過情先生其何處乎余應之曰吾齒垂七十自庚戌至今茲奔走四方蓋三十九年矣非無賢公卿將見薦舉使竊斗升之祿輒為小人所沮冬暖而妻號寒年豐而家人啼飢手校書萬卷而無以付有文數百首而不知誰為傳之自我子之亡而妾媵遂無繼有子者此女在再倍其歲可以扶持我行矣且我自客廣陵行

則送於門返則拜於室挽須繞膝不去左右而今何往乎我是以思之而愈悲也昌黎之於女挐也介甫之於鄞女也其亦有所感而然者乎雖然天地豈欲我困哉父母豈願我貧哉然而至於此者命矣夫而我又奚悲

作釋悲